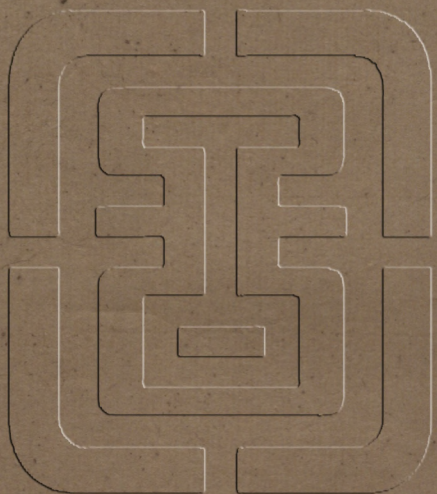




855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

五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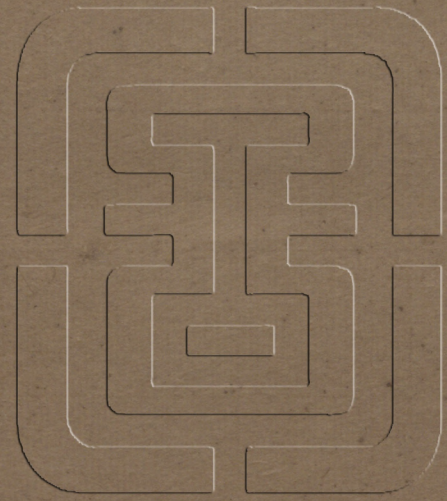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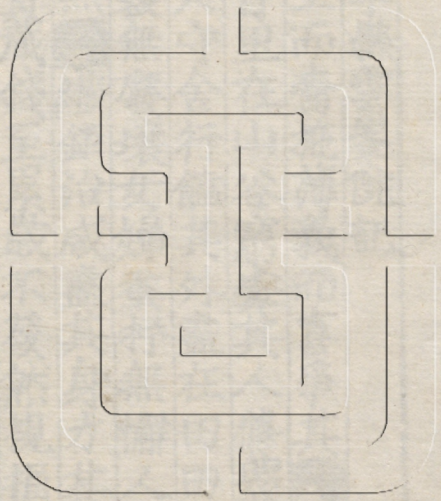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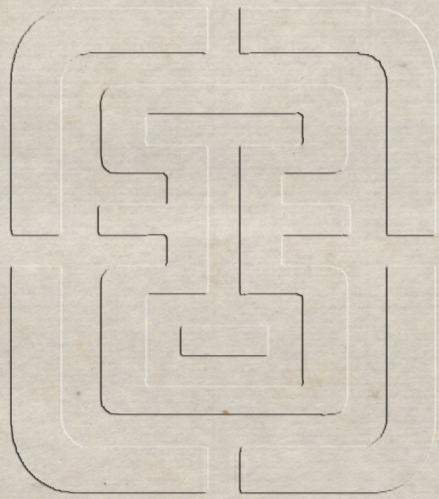
Blac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元豐類藁卷第十七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然也自府未
抵其縣伍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業之務率數口
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腹隨所
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蚕杼無懈人茶塩蜜紙竹箭
材葦之貨無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
田千畝稟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規捐一錢可以易死
寧死無所損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祿米父
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甚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

知也長少秩坐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矣則相告
訐結黨詐張事閔卽以動視聽甚者書刻金木為章印
摹文書以貽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答朴徒死
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
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有常病其未易治
教始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
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觀深殿寢言
言棲客之廡齋庖庫庖序列兩傍浮屠所用鏡鼓魚螺
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
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士俗至有
餘輒斥散之不為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苦能勝

其畜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永泊溺其所幸
其歸一當於義則桀跡邑人者冬道常乎未敢必也慶
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逢翟治是院不自意成
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昇來入相與圖文字買石
刻之使未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
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加之使刻示
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記

僊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
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侏其旁三門門三塗惟城為
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官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

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礼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巖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灾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超之者不已哉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直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暈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痺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暈里人也不能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礼春秋之義告

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暈之取子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八月日記

秃秃記

秃秃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高密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給告縣齊賞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替得告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為若出杜氏祝髮以誓周氏可以齊獨之休寧得倡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間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與其弟來欲入擾其著吏遮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受租米趨歸梓挽至

疾下出偽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辨于州不直周氏訴于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聯訴事行道上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誚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吏祝應言為覆周氏引產子為覆齊懼子見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婦搯其咽下不死陳氏徙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禿禿也召役者鄧旺穿窬後垣下為坎深四尺瘞其中生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曆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獄辭留州者皆是惟殺禿禿狀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

遂以棺服歛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昇倫買磚為廣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固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又矣如齊何議為買石刻其事納之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未惟杜氏一無忌言二十九日南豐曾肇作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肇記之九公與州賓客者遊焉則又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笑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

夫群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可觀耳新乎其可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爲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

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輦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曆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繁昌縣興造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爲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爲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爲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竇至無舍館今治所雖有屋而痺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接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欲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爲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在指繁昌爲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市區愈以索寞爲鄉

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
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
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
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表廊門之上為樓飲勅書置
其中廊之兩旁為群吏之舍辦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
庖漏各以序為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蔽之於
是乎在自門至于寢廬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
用工總為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
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
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三千戶九十季開四聖之
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

蝦竹箐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
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為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
而有巨防賓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得以為之觀令
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
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簡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
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滅
去而索寔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又自此始夏令
用薦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于落成不惟
興利除蔽可法也而其變自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
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
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令為難幸而

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不便已者得卒興其所无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也故屬子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某月日南豐曾鞏記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仙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具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任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禍祥肆恣而又嘗自

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體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目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人仁菴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菜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

饒傑相與率民錢為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
來乞予文以為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
里而草棘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
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
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齊庖之
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棧最大自度
其力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轉記之微
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
未居至於此蓋十季矣吾觀佛之徒九有所興作其人
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効故善以小
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

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攬撥
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
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殖善殖之如
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任天下
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
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又世百年為教他之漸而特運
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
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
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
其能亦矧吾道之不行也已曾鞏記

宜黃縣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
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
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
老之禮以習恭讓進材論獄出好授徒之法以習其從
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為具
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任不獨防其邪僻放
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及
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
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
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
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

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
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
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九人之起居飲食
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學出
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又使其洽於
內其謹於初者必始_其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
久噫斯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
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
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
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
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舉動唯其

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
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
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
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
欽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
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
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
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
以著於今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又不理皇祐元年會令
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
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文故其材不賦而羨匠

不數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朝正位講藝之堂
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
其像孔氏而下後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
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甚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
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
謂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幸
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嚮應而圖之如
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幸者其果然也欽宜黃
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
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幸發憤之俗作
為宮室教肄之所以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

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
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
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
在其進之已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
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
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哉縣之士未請曰願有
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
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
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興之並而是時家爭亦滋

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師
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禹會稽之山出
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
更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子之所涉世而奔走也
蚊魚洶湧湍口之川嶺崖莽林驅虺之聚與夫雨暘寒
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子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
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子之所經
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
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子之所遭禍而憂艱也太夫人
所志與夫弟婚嫁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輸
此子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

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痛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
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
傳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
作者為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
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其予之力無以為乃
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諱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顧
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
為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宛衣龍飯芑苳之美隱約而安
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
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平生所好慕為之有不
暇也若夫士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

而有恃者所得為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
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南軒記

得隣之弗地燔之封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
然而樂世固有憂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
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奧吾性所宜宜驅之就煩
非其器所况使之爭於勢利爰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
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美之無以繼吾之役於
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傲然於
心邪少而思九吾之佛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為之
美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

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又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
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
夫論美刺非感微訛遠山鏡家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
至兵權曆法皇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誌佛老所傳
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
傑之材殫歲月適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
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
危存亡之致望不畢載屢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
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辨蔽賢人智者所稱
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怨行之
其過也改超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

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
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
受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
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夫與人者然則吾之所
學諸博而所守者可謂間所言雖迂而易知而所任者
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
豐曾肇記

金山寺水陸堂記

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大明年寺之僧瑞新未治寺事
某月擇山之陽亢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為水陸堂積
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夫金山之以觀

遊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據江瞰海並楚之衡而濱吳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崖之屋椽摩棟竭環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顧慕者豈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夫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余心之所樂焉至于今未久也則聞夫山之穹堂與殿環傑之觀滋起矣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新者余嘗與之從容彼其林且辨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年委棄鬱塞而下得振行於天下者吾之道是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

使如此寺之壞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執於百年累世之迹則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方以書吉某氏之世善而其子某又業為士因以求子記堂之始故為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并子之所感者寓焉

鵝湖院佛殿記

慶曆某年某月日信州鉉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為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議謀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歛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歛食

與寢自如也資其官之修非國則民力馬而天下皆以
為當然子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又
百萬也百萬不已又十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
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子文者又
紹元也故云耳

元豐類藁卷第十七

元豐類藁卷第十八

記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
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
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過客池而屬予記之初君
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
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
涉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
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
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

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
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回之見必
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
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
厭也如此者末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
之德正已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
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
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
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
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脩其政既得
以休其暇日乃自為不是而思之于此雖今之吏不得

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
澤者乎故予為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堯率院記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
環帶裘不撫鞞來機益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
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為其所當然而
曰其法能為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
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為尤盛百里之縣為其
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氏穹壝奧室
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
人然而力殆不輕得是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

十飛竒鈎貨以病民民往往頰伸而為途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為宮者百八十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為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宮宿廬庖福之房布列兩序廡圍困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意予之法四方人

奔走附集者析術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介然於心而擬其尤切者為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已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論其終何如焉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邁為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為射亭既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可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辭乃託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治

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
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
後天下嘗集國家嘗問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
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
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
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疆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
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
衆雖小然而旌旄鑼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
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
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
幸殺越剽攻骸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

犯晨夜蒙霧露蹈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
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
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
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
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
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鬪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
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摺笏使士民
化奸究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
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
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兼所謂有志者邪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闕廓怪竒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巖棄委於榛蕪菲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橈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

者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藂落樹陰曠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雪烟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兩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觀觀微淑旁皇徒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畜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蟻之蓄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袍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其暇

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鄉事唐為太子大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

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達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勤公以區區乎原遂析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美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目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

至於赴日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公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欬維歷忤大奸顛跌擗頭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頤回應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

欵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

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為問不可不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拂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胥已及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憂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

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佑三年九若干年為令者九三十有九人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為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九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於壁間故予為之載其行治而目著其為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蕩女之悲不果為明

年春又來請屬子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為而其請猶不止至冬為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備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為是亭曰不敢以為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為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

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為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閩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當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貓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虫鼠豕之害凡一應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滕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

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
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
人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
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
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
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
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
人以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已者而聽於人不
盡在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
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感也閬州於

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
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
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南軒應嘉佑中比數歲連熟
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
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
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役也
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
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
為我書之材并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予之所聞
於古者告之

歸老橋記

武陵抑侯圖其青陵之居屬子叙而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兩岸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為橋於其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杭徐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緝于深而逐鱸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

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為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成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所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令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

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

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栢之間結茅為亭以菱為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曰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為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庠益挾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尉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

言見於書者固已赤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憫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弥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為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徂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

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又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播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矣以迄于今士乃有持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徃徃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躰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

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淳朴之俗微而詭欺薄
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
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
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
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薦於自脩至於
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
章故不得不薦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
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
非信欵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
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
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

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
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碩所以
道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
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
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
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
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
休息之廬至於庖湔庫廡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
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百人二君乃以書
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
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

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千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婦刻焉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為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兩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援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維

北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寢弛不治習以為故公曰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為己任知民之不可重明也廼請于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廼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九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九圯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為南北角道若干里人去汴淖即于夷塗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箒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

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
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
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
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昔鄭火子產救災補
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
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
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
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從父兄適
與軍政在公幕府廼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
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
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輩曰為我記之輩辭不
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
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攘人力有餘而獄訟
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略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
之大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
專決躰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
遠人用宜之而門閤隘痺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
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
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
是邦始回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

元豐類彙卷第十九
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
揆時允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
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
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濳麗不及奢憲度政
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
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聩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
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
誦勤夫礼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
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邦之人百世之
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元豐類彙卷第十八

元豐類彙卷第十九

記

廣德湖記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
子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
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
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
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
有鳧雁魚鱉菱蒲葦菰葦蓮茨之饒其舊名曰鴛脰
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僊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
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

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為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欽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疆吏盜湖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敕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大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

聖景佑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鄞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入以不擾而咸勤趨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

其廣一丈八

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墜水闕其間而高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閑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為之益舊稔為碶九為埭二十隄之上植榆

柳益舊摠為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
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為菴一
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
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
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
而田不病旱舟不病瀰魚雁菱蒿果蔬水產之良皆復
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
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
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予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
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繇屢有人故益以治蓋大曆之間
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

政之廢舉為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欤故為之書尚俾
采有知毋襲前人之功以永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
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岫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為提舉
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
於時云

齊州二堂記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則常發民調材木為
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為二堂
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
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噐於壽丘就時於
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

甫謚釋壽立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
亭是也以子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
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
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
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
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
雷首山在河東鳩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
也子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廼居鳩水則
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鳩水
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
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

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今樂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
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
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
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殺其北析而西也悍疾尤
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
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
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糞於黑水之灣者而見
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
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
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
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

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滌水之旁出者也滌水
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滌社預
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滌水
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滌上之南堂其西南則
滌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滌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
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
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齊州北水門記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醜而為渠布道路民庠
官寺無所不至瀟瀟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其匯而為
渠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為門以洩之若歲水溢

城之外流潦暴集則常取荆蒿為蔽納土於門以防外
水之入既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錢買石僦民
為工因其故門索石為兩涯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中
置石鍵杵為二門高皆用木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
是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入無後虞勞費以煇
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洪倫
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如綸右侍禁兵馬監押仲懷德二
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來請書故為
之書是時熙寧五年壬子也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知
齊州軍事曾鞏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
之世曰隰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
及隰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
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
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
使白起將攻楚去隰百里立碣壅是水為渠以灌隰
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隰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
城宋孝武帝末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令縣治是
也而更謂隰曰故城隰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
隰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
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朕飲者無所取令孫承曼

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揭
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
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
其侵爭民皆以宜也蓋隰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
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
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
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
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
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
廢使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
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

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思也欤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竭者蠡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談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子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

如其初也予為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為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為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

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弥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

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疆大觀非望者相屬皆遠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碑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衋衋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大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釋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各釋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遙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彌孺子墓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湖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子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

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埋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恩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於孺子墓失其地而墓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熙寧九年某月某甲子成於十年某月某甲子其費出於太子賓客陳公諱巽其主而成之出於寺之僧智暹檀成是歲同天節度僧若干人初景德寺屋壞毀廢知暹慨然以經營為己任不舍其晝夜之勤凡二十年為佛殿三門兩廊鐘樓與戒壇檢為屋若干區檢費錢二十餘萬知暹食淡衣粗所居屋

壞不自治所得於人惟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凡所欲為無不如志今年六十有七矣其經營寺事不懈如初而其疆力蓋有餘也余嘉其意故為之記云熙寧十年五月乙亥記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為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吳分其部所領八州其境屬於荆閩南粵方數千里其田宜杭稌其賦粟輸于京師為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為大江江之外為西山州治所目城之面勢為門東西出其西門既新而東門獨故弊熙寧九年余為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

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既徹而易之元侯
以余為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
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礼者以
謂諸侯之制有臯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
秋者嘗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孟子家語者衛有庫門或
以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欤蓋莫得而考
也在雅之綿古公實父徙宅于岐作為宮室門墉得宜
應礼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臯門臯門
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釋
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雖高且嚴固詩人
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為後世法也今元侯

於其東門革陋興壞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求子之識
會予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
子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
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徐
國公元偃尚書戶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
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茲南土實
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凡八十有九
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
役卒之羨者其瓦甃金石髹彤黜聖之費取於庫錢之
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既成而南
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妙其廣於以出政令

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為一都會者而後
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又明年實元豐二年尚書
度支員外郎直龍圖閣曾鞏記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
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
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迺一得平地
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
或垂崖如一髮或側柱鉤出於不側之谿上皆石芒峭
發釋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出入猶側足然後能進
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

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
隙間或衡縮蟠紆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
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沂泐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
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
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眾江淮之間而虛其地
蓋以其隘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為土中乃
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
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
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
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
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

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壞詭殊絕之狀蓋已盡入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闔山欽崙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顧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闔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脩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越州趙公救苗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畱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憐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噪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

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
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
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
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罷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
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
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飭民完城四
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
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
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
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九死者
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

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
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晝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
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
轉死雖死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
民饑饉疾厲死者殆半苗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
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
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
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
其法足以傳後蓋蓄滂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
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
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

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
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
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
大學士如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
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
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元豐類藁卷第十九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

制詩

試中書舍人制誥三道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制門下錫之列壤顛師寵於藩維申以榮名視官儀於
宰路所以褒隆舊哲優異宗工維今古之通規實邦家
之盛典宜兼禮秩屬在耆英播告治朝用揚乎踰具官
其在毅足以任重肅括足以視身有能斷大事之明有
克勤小物之慎以察微之智練達人情以經遠之謀弥
綸國躰中外宣力左右納忠今方內靖嘉百揆攸叙助
朕致此時迺之庸位特次於上公職仍通於秘殿閱時

已久加命宜殊是用處以名城分建旌之寄屬均于台
衮極備物之恩榮於殿顯有功尊有德朕於崇獎近輔
之心可謂至矣親百姓撫四夷爾於將順朕志之義可
不懋哉尚躡眷懷往祗厥服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制

左右侍從之官皆朕所訪問以載納為臧者也惟禁林
任親地密於夫經營庶務進退大臣未嘗不預咨詢非
獨治翰墨典訓辭而已故待遇之寵不與他學士比其
重如此非智能材譔拔出一時豈稱公選其純明備繁
秉誼不回學有本原可以圖治躡文有師法可以代子
言是用權於右垣使就茲位今寓內嘉靖朝廷燕間朕

方明紀綱考制度以行之當世傳之將來夫能協爾衷
以輔朕志論思政理以著之謀猷潤色斯文以見於號
令待爾有當官之効以副予籲俊之心其往懋哉以承
厥叙

敕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

朕惟天之所以視聽者在民故朕之所以承天者以夫
民事為尤重夫能使吾民足於衣食安於作息無愁怨
嘆苦之聲有廉耻自重之誼者在夫州縣之吏而已朕
既擇人付以茲任而尚憂夫方域之廣生齒之衆吏或不
不明不良不能究宣恩德使達于下開導群情使通于
上是以置使分部屬之刺督而考覈幽明甄別淑慝罕

能務稱其職朕方憲于先王以正百官之任使處其名必效其實夫比群吏之治而謹其勸創固朕之所孜孜而不敢怠也庶按之臣其躰朕意於夫治人之官審加察焉使純明情潔茲祥仁薦之吏無壅於上聞而宵靡汙慢苛薄媮偽之人不能自匿庶夫事舉刑清和樂交於內外風移俗易忠厚格於神明方虛朕心以觀汝效賞罰有典誼無敢私其尚欽承朕言不食

曾肇轉官除吏部郎中左選

勅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具常守故郎選甚高銓綜之司典領尤重尔以率行諳列職史筵宜進文階往祗厥叙朕方審覈幽明

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劉奉世吏部員外郎制右選

勅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郎於選部任屬尤重以爾閱試惟舊為吏有方考擇於朝俾參厥叙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黃好謙戶部員外郎劉程戶部郎中制左曹

勅具官某田疇生齒之籍賦租課入之法郎於省闈典領尤重邦之雋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藉於信賞可

王陟臣馬坻戶部員外郎制右曹

勅具官某耕斂補助之法溝防通塞之政即於首闈典
領尤重邦之舊茂俾服厥爾官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
信賞可

劉摯禮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
得人固為急也儀曹之於郎位考擇其精爾以學行器
能策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祗厥服朕方明於賞勸以待
群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可

王子韶禮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
得其人固為急也儀曹之於郎位副貳所屬考擇其精

爾以博學多聞冊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祗厥服朕方明
於賞勸以待群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

潘良器兵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朕高郎吏之選以進天下之材七兵之曹名
秩甚寵稽于有衆屬爾之能其尚懋于厥功朕方明於
賞勸可

胡援社然刑部郎中

勅具官某為郎居中時之妙選邦憲輕重典領惟艱朝
之雋良俾在吾事夫刑期于無刑此朕志也尚思慎
以稱厥官可

范于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宮室城堽程匠度材之事郎於起部其選甚高詢求在廷爾材惟允朕方董百工而康庶務爾尚勤夙夜而能厥官可高遵懿云副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封爵之恩施於內外所以親親尊賢國之典也總領之任郎選甚高明揚爾能俾踐厥位朕方正名以稽郡吏之治而議其勸懲爾尚起哉以敏來効可

穆珣司封郎中制

勅具官某論功烈定勳級所以寵士大夫而勵其志也主以郎吏禮秩甚殊命曰汝能宜正厥序夫正名者固將考其實也尚有信賞待汝計功可

蔡京范杓考功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計群吏之課而議其諫賞郎於天臺任屬尤重維時髦士宜服寵名使殿最允而功用興待汝能稱其職可不勉哉可

陳向度支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財用多寡之教物產豐約之宜司度之曹典責為重爾惟幹敏宜服厥官夫能下寬齊民而上足經費朕方勵精庶政之日爾尚悉其猷為可

晁端考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財用金寶有出納之政權衡度量有制作之法司珍之任實典治焉命曰爾材宜在茲位國有陟明

之典待爾善於其官可

韓正彥倉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倉庾賦入之政祿廩調助之法臺郎典領列於右曹為官釋人爾往惟允夫能善於其職固將勞圖爾之勞可

趙令鏐祠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禮莫大於祭蓋事神者人道之極也祠曹所領躰莫重焉爾惟精明宜服厥位其思任職以稱予奉天地宗廟兢兢之意焉可

徐禧御史中丞制

勅朕正名以定群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矧風憲

之官紀綱所屬曷可以不明其任哉具官其強敏仁篤學通古今擢典訓辭遂持邦法宜專分職以應新書是用撥自右垣仍其階品俾爾納忠宣力得壹意於中司以董齊百工而肅正內外庶余之作則更制罔或不虔在爾懋哉知其所守可

何洵直文及甫大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藝文列於冊府宜升階品往祗厥叙夫能據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為曲學之阿爾尚篤於所守可

黃寔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能聞朕

用分命夫能據經之說適令之宜不為曲學之阿爾尚
薦於所守可

趙君錫宗正丞制

勅具官某公室遠近之屬譜錄攷序之政主以列卿不
用他族蓋自漢始迄今循行承於厥官參贊為重爾辭
學之敏列職書林宜進文階往祗厥服夫睦九族以刑
萬邦此朕志也爾尚懋于厥守庶以承朕之仁可

劉蒙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太常寺主簿制

勅具官某吏之有屬所以相成勾稽簿領之書交修官
守之事往從憲府尚懋爾勞可

王子琦改憲
府作卿

鐸張崇程思邵剛太學博士制

勅具官某博士列於成均以講教為任爾以經明選用
往服厥官蓋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其尚起
哉可

林希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某麟臺著作之貳郎以詞學為之爾敏茂精明
又游書觀宜遷階品往服厥叙屬爾以文章之選其躋
不獎遇之恩可

邢恕校書郎制

勅具官某典校秘藏之書旁求儒學之士尚思獎進之
意無忘砥礪之勤可

李常太常少卿制

勅具官某禮樂精微之致所以格上下而諧人神奉常
貳卿典領甚重爾聰明敏達久列書林宜進文階往就
茲位其務解于厥職使節人心而和人聲者度有得焉
非獨在於俯仰鏗鏘而已茲為朕志爾尚欽承可

錢暄光祿卿

勅具官某酒醴膳羞之具以供宗廟朝廷之用典領之
任位在列卿宜得其人俾服子來爾明習吏事勞闕有
聞選於僉言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曠爾司可

楊汲大理卿王袞韓晉卿少卿制

勅具官某參理折獄之事主以列卿其選甚重爾練習
吏治閱試惟舊廷尉之選廷卿改云貳是用屬汝尚思明

慎以稱朕恩可

陳睦鴻臚卿

勅具官某傳聲贊導之官所以賓接四方之使客位在
九列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以辭學材諳列
職史筵宜進文階往承厥序尚其祗飭以服朕恩可

蘓正臣董誥同農少卿制

勅具官某田畝稼穡之政倉庾委積之事典領之任秩
亞列卿官儀之新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闕有聞往
貳大農是惟高選尚其祗飭無曠厥司可

賈青太府少卿制

勅具官某九賦頒受之政百貨貿遷之法典領之任位

次列卿肇正官儀考擇惟慎爾明習吏事閱試惟舊往
共厥服汝惟克諧其躰朕息尚息祗飭可

李立之范子淵都水使者制

勅具官其川澤河渠之政津梁舟楫之事置使典領禮
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閱有聞選
於在廷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忘訓辭可

黃莘職方員外郎制

勅具官其四海九州之疆域山川風土之氣習載於圖
籍典以郎曹權爾之材俾副厥位夫能使方國遠近貫
利同而材用便在爾能知其守可不懋哉可

杜純大理正制

勅具官其折獄詳刑之事朕所慎也正於理官叅贊為
重選於在列爾以材升聽察以情尚勤厥職可

李義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其虞度營屯之事積累歲月之勤享朝位於殿
廷尚益思於奮勵可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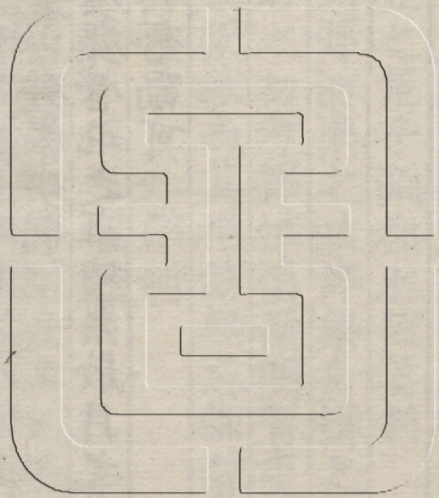
制誥

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褒制

曾祖永贈開府儀同三司

勅禮取其稱故位公尊則事其先者世益遠今予良弼
褒命其親得上至于三世求之於禮豈非取其稱哉具
官某曾祖某仁薦慈祥畜德甚盛蓋其為積也厚則其
流澤也廣故能開相厥裔為時宗臣百辟是師王室是
輔推功原大肇基自爾顯揚崇寵茲惟舊章是用進爾
之階秩在第一尚其不昧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尹氏追封燕國太夫人



勅優禮大臣厚其寵數所以勸在位之功德而共成天下之治也宰相之任重矣尊榮光大上施于其三世豈不即乎人情而稱其位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閒靜專躬蹈純德嬪于盛族壺彞是稱啓佑後人任國幾政流澤所自宜極褒崇追命之封列于大國光靈不泯尚服朕恩可

祖贊追封魏國公

勅天下之忠乎上教有所自故上之仁乎下恩有所延其躰相成治道所出惟吾股肱之佐共任天下之重愍書寵秩施其祖廟所以慰其顯親之心稱其事君之義具官其明允純篤德業惟茂義訓不倦弥遠益彰維時

聞孫實輔子治念功原始宜極褒嘉庸建爾于上公俾受國于全魏歿而尚有知也其服朕之厚恩

祖母立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勅夫其先之畜德也厚則其裔之蒙澤也長故寵祿在其子孫則褒榮施其祖禰獎功錄善必揆所繇所以勸天下之成其家也具官其祖母某氏身蹈純行嬪于令人教行閨門自隱而顯惟予哲輔實爾慈孫質厥所元宜有加命一作嘉全魏大國從夫之尊服此寵章尚綏爾後可

父準追封漢國公

勅朕敷求哲人以共大政隆名寵祿既俾集于厥躬褒

大推崇則又施其禰廟所以遂吾士臣欲顯其親之志而開示在位予一人尊獎近輔之心具官某父某材通世用行蹈天常德畜不施澤流及遠惟時有子為國宗臣參聽萬機人望惟允慶所自出朕惟汝嘉屏蔽四方漢為最大受茲封土永裕爾家可

母薛氏追封漢國太夫人

勅位有貴賤升降之等故禮有隆殺損益之差今輔子聽斷萬機之臣在師長百官之任蓋列於廊廟名秩既殊故追榮其親命數亦異茲惟故事其可易哉具官某母某氏婦道以順母儀以慈言為壺彛動應圖法能教其子為時宗工服朕躬王室是賴褒崇之典既啓名

大漢惟大邦改進封號尚宜寵渥永祚厥家可

妻鄭氏追封楚國夫人

勅詩人之義君之夫人有委蛇之行河山之德然後在尊位備盛服從其夫榮可以為構施於世教所以始人倫而出治道也具官某妻某氏泝茂柔明生于今族動靜以禮協于經言相与宗臣慎其內行曾不偕老永綏厥家湯沐之田既受方國有加迨寵宜易新封尚其光靈服我休命可

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追封三代并進封妻制

曾祖穎士贈太子少保

勅朕稽于古以正百官惟尚書政本而左轄綱紀之司

延登哲人俾祗厥叙愍有加寵逮其重祖所以隆崇大臣國之典也具官某曾祖某潛德西南在約弼勵流光錫祚集其後昆總典中臺實輔予治東朝二品是用命爾尚維幽漠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鮮于氏追封大寧郡太夫人

勅宗廟之數諸侯以五蓋任彌重者禮彌盛貴賤之節然也今吾大臣追命及其三世與夫朝制豈異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作德於內以宜厥家啓相後人預蔽國論按圖考地俾之爾封其尚有知服茲寵號可

祖伸贈太子少傅

勅人本乎祖故吾加恩近輔褒榮其先至于累世豈不

緣人之情而制為命數哉具官某祖某內含純明外蹈規矩流澤也遠有孫而賢進于中臺搃國綱轄善有所自朕惟汝嘉東朝之孤傳位為寵用賁幽宅賞欽承可

祖母陳氏追封蜀郡太夫人

勅世德之積者久則發於其後者長故朕隆崇近輔而褒榮其先非一二世而止所以勸天下之善豈非傳哉具官某祖母某氏澁慎恭儉化行閨門啓其元孫持國綱要蜀惟爾士以定新封尚其如存膺此茂渥可

繼祖母朱氏封閬中郡太夫人

勅夫位以德升禮以位叙不失其稱茲為義榮今吾崇進大臣而圖其先烈內外命秩亦惟其宜所以使上下

之間公論惟允具官某繼祖母某氏婉孌冲靜行孚于家祚爾之孫興以輔朕西南上郡愍有褒封垂聲晉書尚其不殁可

父師道贈太子少師

勅吾之大臣繇聰明材諳有以壽祿之榮子有命書懸贈賁其考廟所以稱其顯親之心慰其霜露之感位不次授厥惟故常具官某父某忠為純明德履惟茂壯謀循政聲列在人積厚慶隆及子而顯時予左轄司國紀綱惟流有原開跡自爾官師之貳名寵秩尊以告幽局尚其抵服可

母陳氏追封潁川郡太夫人

勅人子之於其父母莫不有顯揚褒大之心惟任重秩尊得盡其志此隆名寵祿所以勸天下也具官某母某氏經德履善宜其家室錫羨流祉在爾後人時予宗工任國綱轄陪京望郡俾之新封服我命書尚其不泯可

妻陳氏封河東郡夫人

勅朕接用天下之材以為共政之臣就位之初恩數禮秩所以尊榮光大之者上施其祖禰而旁及於閨門蓋任屬之者重則褒隆之者其可以不異哉具官某妻某氏言容功德柔間懿恭嬪于今人休有華問惟時哲輔進秉國成相助之勤爾効弥顯改擇加郡登崇號名尚宜厥家永綏寵祿可

陸佃兼侍講蔡卞兼崇政殿說書制

勅朕於書無所不學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攷而不敢自以為足故設置講解之官使以先王之六藝日陳于前朕於求多聞以建事之心可謂勤矣具官某好古知經宜在此位夫尊其所聞以懋厥職茲為爾守其尚起哉

蔡卞改講解作誦說

徐禧給事中制

勅有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糾其違者而止之覆其是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條陳法式之事莫不當攷察焉其任可謂重矣具官某以財進拔興執邦憲茲用推擇俾踐厥位惟精敏不懈可以周閱讀惟忠

實不撓可以司論駁朕方觀爾之效爾尚慎於厥脩可

鍾浚將作少監制

勅具官某繕脩興造程工替作之任不可不屬之其人位視九卿禮秩甚寵正名之始考擇惟慎爾以材選往貳厥官尚其祇承以允收拔可

蔡澤河東運判制

勅具官某分部而使雖以將漕為名然實在於撻庶務之子奪察群吏之能不忝予任屬選授其艱以爾為能俾承厥序夫均通貨食使物有羨贏審覈幽明使人知勸畏茲為爾守其往懋哉可

供備庫副使董琰等十一人轉官制

勅具官某等西南之蠻恃阻且遠跳踉溪谷負誼于誅
王師鼓行舉其巢穴斬獲摧陷爾預奏功第賞有差尚
惟祗服可

待制王堯臣知單州制

勅授將之符纒制一道使紹律明於士衆忠實紀於朝
廷然後為國藩垣能稱其位具官某統治晉陽宜知其
任而西伐之卒北有連亡繼形奏陳皆以疾苦無直繩
肅下之誼有浮言罔上之迹雖付之刺督考驗甚明而
既更詔息法當貸爾俾仍近職往守榆州尚自省楮茲
為薄責可

鄧忠臣母周氏封縣太君制

勅具官某母某氏爾子忠臣有勞應賞頭更寵典以啓
爾封俾錫命書茲為異數尚惟祗服以稱茂恩可

杜常兵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朕為保五之法寓戰陣之教欲使兵與農合
庶幾先王之迹夏官之屬實叅典領以材擢爾往祗取
序夫能獎誘服田之人悅趨講武之政馴致有漸而彌
綸不䟽惟無廢爾之勤可以承朕之志可

李士京韓宗文大理寺主簿制

勅具官李士京等察治犴獄之官勾稽簿領之事往祗
選用無懈厥修可

許懋兩浙運副制

勅具官某朕擇遣使者分部而治雖以將漕為稱然寔
總民政之舉措察吏屬之能否蓋連數十城之地舉而
屬之其選豈不重哉爾詳練敏明且服予采蓋爾之職
非止於替賦斂斷獄訟而已惟除苛虐擾可以使民遂
其宜惟務實去華可以使吏馴其行宣恩德而美風俗
待爾能善其官可不勉欤以祇朕命可

內殿承制段綽等知州制

勅具官某州有兵民之寄而地在疆場之間則常擇用
材武之臣屬之守禦之任爾以能選往祇取服尚思綏
靖以稱簡求可

宗室承操新婦王氏進封國夫人制

勅親愛之而欲其貴富朕於公族皆推是心寵數徽章
施於閨壺茲惟故事朕敢忘哉具官某新婦某氏作合
宗藩躬有入德啓茲全國用進爾封以致朕尊獎近屬
之恩尚懋爾服承休顯之稱可

宗室克懼復官制

勅具官某屬在近親享有榮祿以愆坐法亦既再期稽
于故常宜服位等勉思祗飭稱此茂恩可

李德明選郡團練使制

勅具官某擢甲執兵人之重任賞信而速所以勸功爾
忠力武材稱于種落往殲醜類憂以捷聞而爾之勞進
位二等益思奮勵以待異恩可

陳景等尚書省主事令史

勅其中臺政本主曹事治文書亦不可不屬之其人爾
往懋哉皆仍舊秩可

折克行彭保轉官制

勅具官某朕惟羗之猖狂內相賊害致大之罰爰命六
師開通道塗收復城聚摧堅獲醜爾功居多蓋夫軍賞
之行速則衆勸是用進爾之秩以激士心尚有不次之
息以待非常之効可

程嗣恭祖無頗程博文開封府推官制

勅具官某開封天下之聚俗雜五方之民蓋巧偽繁興
獄訟滋出贊治之任攷擇維艱以爾為能俾祗厥服夫

慈惠足以煦養懦弱剛嚴足以帖伏奸強然導民之方
尚有可識使風俗有以粹美而四方有以觀則往助爾
長其尚懋哉可

李憲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勅王師西出士大夫皆奮力行陣有尺寸之功者朕無
不錄况議勞數實有未於此者其於信賞朕敢忘哉具
官某比自臨洮率衆躬將惟壇醜虜恢復故疆鼓行羗
中屢以捷告故按閣閱朕用寵嘉批殿榮名便藩留務
兼是茂渥以獎爾庸其往茂哉益思來効可

李靖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轉官制

勅惟朕 祖考成功盛德覆被天下固非文字可得而

名然史記冊書國家之典上以紀先帝言動之迹下以
及群臣善惡之實傳之萬世宜有論次具官某以文學
選用與成信書朕惟汝嘉是用褒進尚其祇服以稱朕恩

李舜舉等轉官制

勅具官某朕惟先帝功德之殊宜見之方冊故詔擇儒
臣屬之論議而爾於其官次與有祇事之勤亦既書成
例當褒錄進升位等其尚欽承可

皇伯滕王第十六女封縣主制

勅具官某第十六女親在近屬生而懿柔宜開縣甸之
封以榮湯沐之號予惟惇序爾尚欽承可

元豐類意卷第二十一

